



# 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  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06

2026.1.28 星期三

责编：曹玉

邮箱：sdlbwb@163.com

## 煤油灯与未来之星

□李永强

上课铃响了，老师夹着课本来了，门轴涩涩一响，八十年代的阳光便斜斜地切进了教室。光里有细密的尘，缓缓沉浮。几十张木课桌，沉默地拥挤着，漆面斑驳，露出底下木头的筋络，那是被无数袖口、肘弯与指尖的压力无意间磨出的印记。

我那时十六岁，穿着母亲新缝的、略有些硬的蓝布褂子，坐在其中一张桌前，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咚咚地，混在满屋子陌生的、带着些微亢奋的呼吸声里。

在教室前排——那里坐着十多个女生，大都垂着眼，或翻着簇新的课本，或摆弄着钢笔，刘海齐齐的，像一帘羞涩的幕布，将那个年纪特有的惊惶与憧憬，妥帖地藏了起来。

那时节，秋意已深。从渤海湾吹来的风，毫无阻挡地掠过鲁北平原，灌进县城，将窗外那几株毛白杨吹得满身精光。

教室里没有暖气，一只小小的铸铁炉子蹲在讲台下边，像一头温吞的怪兽，吝嗷地吐着一点可怜的热气。

早自习时，人人面前都摊着书，口中呵出的白气，和着诵读声，一团一团地升腾、消散。

最难忘是夜里。下了晚自习，总有人是不肯走的。几位同学将煤油灯点亮——那都是同学们自备的，各式各样的墨水瓶做的灯盏。一圈昏黄的光晕开，拢住几张凝神贯注的脸。光的外围，是无边的、沉甸甸的黑暗，仿佛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这小小光晕的边界上。几位同学就在这光的孤岛上，演算、默写、争论。煤油的气味混着少年人头发与衣衫的“芳香”，构成了那段岁月里最固执的气息。偶尔，一个女生会低声问：“这一步，是怎么推过来的呢？”声音轻柔，带

着一点犹疑的尾音，仿佛怕惊破了这夜的静谧。于是便有人凑过去，用笔尖点着草稿纸，细细地讲。灯光将同学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，巨大，沉默，而又亲密地交叠着。

信息的贫瘠，竟意外地催生了情谊的丰饶。没有电话，没有网络，一本参考书会成为辗转传抄的珍宝，谁从省城的亲戚那里得来一本习题集，那便是全班的盛事。

所有的情感，都因这“慢”与“难”，而显得格外郑重，格外结实，仿佛不是在用话语交流，而是在用年轻的生命本身，一点点地相互焐热。

然后，便是1984年的夏天。录取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，像平静湖面上接连投下的石子，漾开一圈圈喜悦的涟漪。“他考上了人民大学”——那可是皇城根的重点；“他考上了天津大学！”——那海河边的繁华，是我们想象力的边界；“她被华东化工学院录取了！”——黄浦江的风，仿佛已吹到了这座小县城；还有山东大学、长春地质学院、空军地空导弹学院、海军舰艇学院、山东农业大学、山东矿业学院、省内林林总总的医学院、师范学院……每一个名字，都指向一片我们全然陌生的土地，一种全然未知的生活。我们互相道贺，眼神里除了由衷的欢喜，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、微凉的怅惘。我们知道，这个紧紧挤靠了三年的“我们”，就要被地图上那些遥远的坐标点，拆散成一个个孤单的“我”了。

毕业前夕，没有盛大的宴会，只在教室开了个简单的告别班会。没有气球、水果、糖和瓜子，更没有轻音乐与翻滚的镭射灯光。不知谁起了头，唱起了

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。起初是零星几声，继而汇成了全班的大合唱。“再过二十年，我们重相会，伟大的祖国，该有多么美……”歌声参差不齐，甚至有些跑调，却唱得那么用力，那么忘情，仿佛要将生命中最初、最饱满的那一股元气，都灌注在这旋律里。

后来的我们，果真如蒲公英的种子，散落四方。在图纸、试管、讲台或手术灯下，安放了自己的平生。联系是有的，起初靠书信，后来有了电话，再后来，是一个叫做“微信群”的地方，将我们这群白头翁媪，又拢在了一处。群里最热闹的，是有人发了张泛黄的毕业照。照片早已模糊，但总有人能一眼指出：“看，这是你！你当时总爱皱眉头！”“哈，她那时辫子可真长！”于是，那些被岁月深埋的细节，便在这样的指认与哄笑里，重新变得鲜活。我们聊退休后的含饴弄孙，聊体检报告上的数字，也聊当年谁在晚自习偷传纸条，谁在运动会上跳高时上臂骨折了。隔着屏幕，我们仿佛又变回了那群围着煤油灯的少年。

前几日，一位远在北方的同学，忽然贴出一张简笔画，说是凭想象画的。他说：“还记得咱们高二那年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情景吧。”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张简笔画，一下子怔住了。怎么会不记得？那一年，我们几个邻床的同学，聚砖垒台，瑟缩在周围，呵气成霜，却兴奋地指天画地，许着些幼稚而宏大的愿望。

下了晚自习，有时会聚在操场，瞭望星空。那时的星空，低垂的触手可及。

我们这群人，不也正像一把被命运撒开的星子么？曾经紧密地嵌在同一片狭小的夜空里，

用着同一片微光，呼吸着同一缕带着煤油味的风。然后，轨道注定，各自分散，在浩瀚无涯的生活天际里，开始孤独的运转，发光，或黯淡。

然而，散开了，便是永恒的别离么？我总觉得不是的。那些共同熬过的夜，传抄的笔记，分食的半块干粮，以及合唱时淌下的热泪，早已将一些看不见的丝线，织进了彼此的生命里。我们不再并肩，却依然在各自的轨道上，反射着同一轮太阳的光。那光，来自1981年那个秋天的教室，来自此后无数个深夜的灯下。我们成了一个时代的星座，名称或许寻常，故事也终将湮没，但我们确曾那样纯净、那样炽烈地燃烧过，并以此，在茫茫时空中，为彼此作过沉默的印证。

夜更深了。我关上灯，让自己沉入黑暗。闭上眼睛，那五十多张年轻的脸，那十多个低垂的、刘海齐额的侧影，那一片煤油灯晕开的、暖而微呛的昏黄和漆黑的鼻孔，便清晰地浮现出来。耳边，恍惚惚惚，又响起了那参差不齐、却无比嘹亮的歌声：

“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……”

歌声飘荡着，融进了窗外那片看不见的、却必定存在的星空里。而星光，正无声地，照耀着我们所有人的过去与现在。



# 无法送出的梨膏糖

□盖金岭

农历九月初二，我离开老家到广西北海过冬。小寒那天，惊悉我的邻居奶奶去世了。因为她患气喘病，我买了专治气喘的梨膏糖想送给她，可再也见不到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的身边有五位年龄相仿、朝夕相处的女人。她们是我的母亲，方田大娘，金荣、金朋两位大嫂和邻居奶奶。她们五个人一起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收工后各自回家做饭，喂鸡喂猪，晚上会一起乘凉，一起做针线，相处和谐。邻居奶奶偶有不悦的时候，会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们四个是一家，我是外嗣户。”冷淡几天后，又好如初。

邻居奶奶和我母亲走得更近、感情更深。丈夫在无棣埭口盐场当工人，她一个人住在村东北角的一个院落里，孤单无依。我母亲体贴她的难处，多施援手，她也把我母亲当成知己对待。生活困难时，我母亲胃病反复发作，吃地瓜面干

粮烧心、吐酸水，邻居奶奶让我母亲吃她的玉米豆面窝头，她吃地瓜面干粮。多年后，一次我和妹妹去给母亲上坟，她从远处看见后快步跑来，坐在坟前痛哭不止。她说，我多么想来给你娘上坟，送点纸钱让她花，怕别人不理解，误会我。去年中秋节，我去看望她，她随我来到挂有母亲遗像的房间，泪水顿时流了下来，哽咽着说，我太想念你娘了。

邻居奶奶是个热心肠，豁达开朗，乐善好施，不管谁家有困难，她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几天暴雨加上连阴细雨，全村的住房没有一间不漏雨的，还有的墙倒屋塌。无处栖身的人都挤到她家里，光是供应开水就把她的烧柴用尽，但她忙前忙后，没有一丁点不耐烦。

在盐厂工作的爷爷休假回家，邻居们闻讯后，总会去她家讨要些盐。这时，她会细心盐和盐块搭配好，让每一个人忐忑而来，满意而归。

她没有文化不识字，但讲出的道理让我受益终身。记得在场院里晒麦打场或在农田里干活，遇见有的国家工作人员盛气凌人，不和群众接近时，她说：“骡马大了值钱，人大了不值钱。”她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，像重锤一样时常敲打着自己，做人要低调，礼貌待人。

小时候，我特别倔，因不顺从母亲，经常挨打。我就想：打吧，往死里打，打死我你就没有儿子了。母亲却不这样想，我越犟她越打，越打下手越重，打累了就拧，拧得我钻心疼。有一天，邻居奶奶悄悄把我叫到身边说：“你娘再打你的时候，你要说‘不了’，说‘不了’还打你，你就赶紧跑。”用上了这法，我不仅躲过了不少皮肉之苦，也学会了听话。

我上六年级的时候，养的一条大狗没了。有人告诉我，是邻村的一个人偷去吃了肉。放学后我找到这人，没有分说，一镰刀刺进他的腰间。父亲闻讯后，赶紧将人送去治疗。事

后父亲找我算账，吓得我四处躲藏。邻居奶奶把我藏在她家的一个粮囤里，盖上杂草捂着，父亲寻找无果，我才躲过一场暴揍。她深情地说：“你不知深浅，不能野蛮伤人，你把别人伤了，也得偿命啊！”她的话让我知道了“怕”。

退休后，每逢中秋、春节和村里有红白大事，我都会去看望她，见到她如同见到我的母亲一样，她总是慈祥地、默默地看着我，脸上带着笑容，眼里闪着光，恋恋不舍。母亲在世时多次说过：婶子是一个出门看天，进门看脸的人，她去别人家串门，仔细观察别人的喜怒哀乐，感觉气氛不对，即刻走人，不让别人和自己尴尬。她从不给别人添麻烦，出门前把水喝足，不喝别人家的一碗水。

邻居奶奶，名为高振娥，一九三六年农历九月十七生于惠民县何坊办事处高家村。二〇二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去世，享年九十岁，是盖家村最高寿的一位老人。